



序

006

無心插柳的金學路

第一派

010 武俠小說與金庸小說

武俠小說的內涵與本質 011
金庸武俠小說創作、連載與修訂 015
金庸小說的故事系統 032

第二派

036 金庸小說的情節與結構

武俠小說故事情節的特點 037
金庸武俠小說的敘事功能 041
金庸武俠小說情節結構的啟示 063

第三派

066 金庸小說的藝術技巧

金庸小說語言的特色 068
金庸小說的影劇敘事技巧 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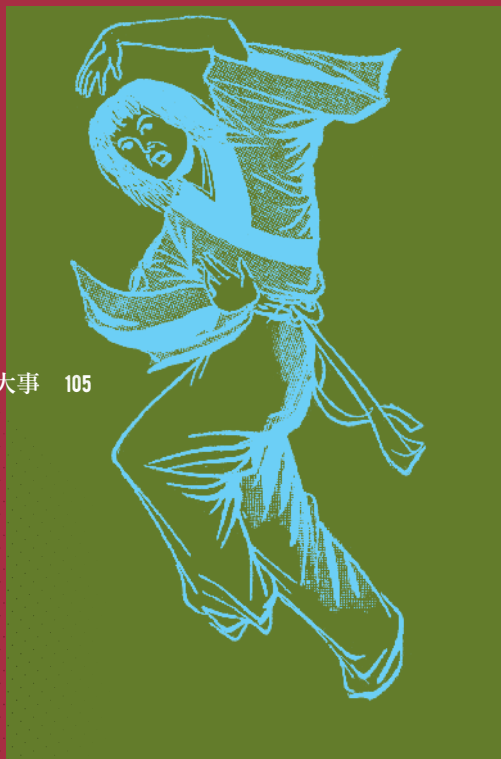
第四派

104 金庸小說改版

金庸小說改版是文學史的大事 105

重要修改舉隅 106

三版小說各有千秋 124



第五派

126 十五部小說分論

- | | |
|-----------|-----------|
| 書劍恩仇錄 128 | 白馬嘯西風 156 |
| 碧血劍 131 | 天龍八部 159 |
| 射鵰英雄傳 135 | 連城訣 165 |
| 雪山飛狐 139 | 俠客行 167 |
| 神鵰俠侶 143 | 笑傲江湖 170 |
| 飛狐外傳 147 | 鹿鼎記 174 |
| 鴛鴦刀 149 | 越女劍 178 |
| 倚天屠龍記 152 | |



第六派

180 「讀」金庸

閱讀金庸 181

研究金庸 184

觀賞金庸 189

特別收錄

- 209 《明報晚報》修訂版《雪山飛狐》插圖（雲君繪畫）

參考書目

236

鳴謝

238



一

1999年，我選定了以金庸小說為研究對象，撰寫博士論文。一年過去，指導老師看我毫無進展，就替我報了名參加在北京大學召開的「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我像趕鴨子上架般，發表了人生第一篇會議論文〈虛竹傳奇的格雷馬斯解讀〉，雖然沒有引起很大的注意與回響，但算是正式邁上了金學路。

金庸出席了研討會頭兩天活動。台下的他，邊用心聽台上的人發表對自己小說的看法，邊用筆寫下重點，聽說是為修改小說收集意見（也就是後來的新修版）。我一直很好奇，聽別人對自己作品大放厥詞，到底會有甚麼感受。休息時間，金庸從洗手間出來，其他人正要蜂擁而上，我使出了「凌波微步」，迅速靠近金庸，請朋友為我們合照。午餐時間，還沒有開席，大家都在等金庸，我一看到他進入餐廳，又使出了「神行百變」，再次迅速靠近金庸，請他替我在鄭拾記出版的舊版《天龍八部》第一冊（十六回本）上簽名。當時心裏盤算：其他人都是拿內地三聯版或香港明河版《金庸作品集》給他簽名，只有我拿鄭拾記舊版，金庸一定會注意到，就更可能答應簽名了。金庸簽是簽了，但搭上一句：「這本是盜版的。」其實我一直聽不明白金庸的外省口音，但很奇怪，這句我懂了。我當時很愕然，明明是正版出版社，為甚麼會說是「盜版」小說？我得到啟發，日後研究金庸舊版小說時，提出「鄭拾記盜印金庸小說」看法。每次惹來質疑，我都理直氣壯地說：「金庸親口說的。」

二

2009年，由於工作需要，我拿出了壓箱底的收藏，舉辦「金庸小說版本展」。為要讓展覽更有看頭，我冒昧寫信給金庸，請他借出或送出手稿。信寄出後一個多星期竟然得到回應，明河社職員請我到北角辦事處拿手稿（掃描稿見本書「第一派 武俠小說與金庸小說」）。我清楚記得，那個時候還多嘴地問：「要還的嗎？」「當然要了。」語氣溫柔，語調堅定，讓人不敢造次。

為了展覽，我製作了宣傳單張與場刊，以圖文並茂方式簡略介紹展品特別之處。沒想到一石激起千重浪，雖然展覽只有短短兩天，但得到很大回響，之後我還經常收到電郵，索取場刊。後來跟各地金迷多了交流，有些人表示，那本場刊讓他按圖索驥，有系統地去收集金庸舊版小說。我知道那是恭維話，不可盡信，但二手書市場上確實多了買家，金庸舊版小說售價自此水漲船高。

展覽舉辦後三天，我立刻歸還手稿。沒想到一個多月後，意外獲得金庸邀請，到香格里拉酒店「夏宮」參加晚宴。當晚出席的，還有金庸的好朋友倪匡與有「女金庸」美譽的武俠小說新進作家鄭丰。我雖然敬陪末座，但一次能夠近距離接觸三位當世著名作家，也就值了。席間主要是倪匡高談闊論，金庸很少發言。後來即使多說了，我卻因聽不懂他的口音而沒有任何反應，幸得查太太第一時間轉述，我才懂得回答。其實，就算不是口音，我也會因為過於緊張而影響聽力。整個晚宴，我只聽懂金庸說的一句話：「我現在膽子很小，因為割了膽子。」不過，其實到了今天，我仍然不能確定自己有沒有聽錯。事隔多年，我早已忘記晚宴的確切日期，幸好金庸送了我他寫的《金庸散文》，上面簽了名，日期是「二〇〇九、九、八」。

展覽舉辦後，我收到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的邀請，希望我參加學術研討會「中西與新舊——香港文學的交會」。我在準備展覽時，對舊版的金庸小說有了更深的體會，怕日子一長會忘記，於是寫了〈自力在輪迴：尋找金庸小說經典化的原始光譜——兼論「金庸小說版本學」的理論架構〉，認真探討舊版金庸小說的連載與出版問題。我運用了師承自台大中文系的「版本學」與「目錄學」，小心比對舊版藏書與報章複印資料，釐清當時脈絡，也糾正了一些坊間以訛傳訛、想當然的錯誤（例如，一般人認為三育版的金庸小說與連載版都屬於舊版，內容一模一樣，但其實，三育版已經經過金庸修訂）。

三

我原以為與金學的關係到此為止，沒想到四年之後，我獲得香港文化博物館委託，為「金庸館」開館做研究，題目是「金庸小說與流行文化」。研究完成後，我借出了全數收藏給博物館。後來又應《香港作家》邀請，發表了〈一人有一個金庸〉，內容其實是「金庸小說與流行文化」的簡略版。之後由於配合博物館「金庸館」的開幕宣傳，我在書展上做過講座，也接受過專訪，既談金庸舊版小說，也談「媒體衍生下的金庸小說」。

2017年，我又收到邀請，到蘇州大學參加「第二屆中國現當代通俗文學暨武俠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我害怕面對各方專家，本想拒絕，但邀請人是老師，那是不可抗逆的因素，我只好以〈他力復轉生：50-80年代金庸小說漫畫發展述略〉為題，再次參加研討會。

2018年10月底，金庸辭世，我又應邀寫了一篇記念文章〈從金庸小說到金庸小說現象〉。2019年8月，獲得台灣遠流出版社的接納，出版《漫筆金心——金庸小說漫畫大系》。

過去二十年，我都走在金學路上。現在回想，其實大部

分研究都是「應制」之作，被動多而主動少。許多專家學者都在金學領域表現傑出，我難望其背項。我唯一可恃的，就是自己不算少的舊版藏書與金庸小說漫畫。慢慢地，我找到了屬於自己的金學路：結合古代藏書家與現代文學研究的方法，從「自力輪迴，他力轉生」兩個角度，探討金庸小說各版發展與跨文字現象，多年來也累積了一些看法。「千江有水千江月，一人有一個金庸」，是我對金庸小說以至金庸小說現象的最終評價。

四

寫作本書，可以視為自己閱讀金庸小說從無到有的總結。副題「金學入門六大派」指探討金庸小說的六個向度：舊版版本、故事情節、寫作技巧、內容修訂、專書探討，以及跨文字改編。金學的內容當然不止這些向度，但作為「入門」書，從這些範圍出發，尤為適合。

我一直認為當代的流行文學（或稱「通俗文學」）研究走錯了方向，或至少，起錯了頭。古人研究重版本考證，建立目錄，但學院派對流行文學的研究，過於着重探索作品的深層意義，反而忽略了流行文學的社會流布現象，諸如各地異時的不同版本出版概況，以及散見於網絡世界、電子媒體、印刷媒體等的相關資訊（包括有關作者的訪問）。現代資訊雖然發達，但資料過多更易於流失，研究流行文學的人，理應為作品蒐集各式各樣的資料，製作目錄，但真實情況往往背道而馳。學界不重視，但禮失可求諸野，本書「第六派『讀』金庸」，提到台灣許德成的〈金庸作品改編影視年表〉、吳貴龍的《亦狂亦俠亦溫文——金庸的光影歲月》，以及楊曉斌的《紙醉金迷——金庸武俠小說大系》，正是最佳示範：任何喜愛金庸小說的人，只要持之以恆，都可以在金學領域獨當一面。

當然，一切須從「入門」開始。

武俠小說與金庸小說



一、武俠小說的內涵與本質

在了解金庸武俠小說之前，要先明白武俠小說的特質。

一 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顧名思義，包含了三個元素：武、俠、小說。

先說「俠」。三千多年前，周朝建立了封建制度，貴族社會有四個等級，分別是天子、諸侯、大夫，以及最下層的「士」。貴族要接受文、武兩方面的訓練。後來，封建制度瓦解，有些「士」變成了平民。這些士擁有平民百姓所沒有的知識，於是遊走各國，找尋能夠賞識他們才能並任用他們的人。有些士比較擅長「文」方面，有些士則較擅長「武」方面，於是又分出兩類人來，擅文的稱為「游士」，擅武的稱為「游俠」。俠士俠士，就是這個時候出現的。

在先秦時期，「俠」的形象其實不怎麼好。《莊子》書中有這麼一段記載：

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莊子·說劍》）

劍士也就是游俠。在莊子眼中，這些俠的衣着並不整齊，只為方便打架，而神態則是怒目相視，互相惡言責難。

能「武」的人稱為俠，甚麼是武呢？這在古代



的典籍中記載得並不詳細，〈說劍〉篇只說「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無異於鬥雞」。互相斬殺，就是「武」的表現。古代文獻中，對武的描寫並不詳細，往往只是三言兩語。正由於不太重視「武」的部分，古代的武俠小說，稱之為「俠義小說」更加合適。「俠義」一詞，突顯了「俠」的另一個特質——義。

「義」，現在一般解作「義氣」，但原來在最早的時候，只是解作「宜」，也就是合適、合宜的意思。古人認為，做了「合適」的事，就是達到「義」。作為「義氣」的義，大概是到了漢代才出現。司馬遷寫《史記》時，提到當時「俠」的特質：

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史記·游俠列傳》）

司馬遷雖然沒有清楚指出這就是「義」，但言而有信，做事不會半途而廢，答應過的必會做到，甚至可以不要自己的性命，只為解決別人的厄困，已經與現在所謂的「義」非常接近了。

唐代以前，俠義小說不多，篇幅也較短，主要是與俠義行為有關的記聞。從唐代到清代，俠義小說無論在內容上還是篇幅上都有很大的改變。唐代的俠義小說，又稱為「劍俠小說」，除了多了一把劍作為道具外，更有女俠的出現。明清兩代的俠義小說，又往往與朝廷拉上關係，如《水滸傳》中的梁山好漢是與朝廷對抗的勢力，而《七俠五義》中的南俠展昭，則是官俠，協助包青天包大人偵查案件。

二 武俠與神話

在對武俠小說的概念與發展有了基本認識後，接下來便須了解武俠小說的本質。

每個時代的武俠小說（或俠義小說）儘管俠客形象、俠義行為與小說體裁各不相同，但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俠」是人們對渴望得到有能力的人幫助解決當下困境的心理投射。這與童話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因此，武俠小說向有「成人童話」的美譽，是成年人幻想世界的呈現。

武俠小說甚至可以說是成人神話。在民智未開的年代，人們幻想世上有神人。現實世界講求科技與實證，神話幻滅，而武俠小說正可以派上用場，能夠滿足人們對神話的追求心理。武俠小說的武學描寫充滿想像空間，神話世界的神仙相當於武俠小說的俠客。神話世界中，神佛救世，而武俠小說中，救世解困的則是俠客。武學秘笈神兵利器是神仙法器，輕功是飛天遁地的神能，玄功內功則是仙術法力。有了這些超出自然、現實的「能力」，就能夠應付之前不可能應付的場面，解決原本不能解決的問題，從而達到人人希望追求的境界。

閱讀武俠小說是娛樂文化的行為，讀者喜愛武俠小說，不是用文化繼承、了解中國文化傳統的心態來看的，而是以滿足怪力亂神的心態來閱讀。那是在神話退位以後，人們仍然渴望從神話得到滿足的心理延續。由此可見，武俠小說不但是成人童話，還是成人神話。

三 金庸小說的神話基因

作為成人童話，甚至是成人神話，金庸小說確比其他武俠小說更具有神話功能。

第一、金庸小說改變了傳統武俠小說的寫法，主要以人物為描寫中心。傳統武俠小說中的武俠人物只是作為輔助者，為那些貧弱受欺壓的人或忠臣義士服務。金庸卻不同，不以事情而以人為重心的描寫方法，使得小說有很多空間來天馬行空。小說主人公不用為他人服務，作者只描寫主人公自我完成的人生經歷便足夠。如此一來，武學秘笈、神兵利器，就成為俠客在武林的「神話」世界中「成仙」的必然憑藉。

第二、金庸武俠小說「武學」成分之多，絕對可以滿足任何一個愛好怪力亂神的讀者。這也是為甚麼金庸小說面世以後，受歡迎程度很快就蓋過前人的主要原因。金庸小說把「學武」與「武學」的元素以幾何級數般不斷擴大。九陰真經、九陽神功、蛤蟆功、降龍十八掌、一陽指、玉女心經、太極拳劍、聖火令神功、乾坤大挪移、辟邪劍法、獨孤九劍、北冥神功、六脈神劍、小無相功、易筋經、吸星大法、神照經等，哪一種不是家傳戶曉、膾炙人口的武功？《倚天屠龍記》就是很好的例子。在金庸眾多小說的男主角中，張無忌不是最受讀者歡迎的人物，但《倚天屠龍記》受歡迎的程度不一定比其他武俠小說低，九陽神功的威勢也不比九陰真經遜色。這完全是金庸為武俠小說加入了非常多的武功元素所致；這種元素就像經人間化的神話元素，滿足了讀者追求怪力亂神的好奇心。

金庸小說作為成人童話、成人神話，武學的元素居功至偉。研究金庸小說，自然不能忽視「武學」這個元素。

二、金庸武俠小說創作、連載與修訂

一 武俠小說的創作與連載

1955年2月8日，金庸於《新晚報》上開始連載《書劍恩仇錄》，自此展開了長達十七年的武俠小說創作歷程，一直到1972年9月23日，《鹿鼎記》連載完畢；前後共寫了十五種小說。當中，只有《飛狐外傳》、《鴛鴦刀》與《素心劍》（後改名為《連城訣》）先在雜誌上連載，其餘都是先在報紙上連載，每天約1,000-1,400字。這一時期的小說，通稱為「舊版」。

這十五種小說的連載情況如下：

小說	連載刊物	起	迄
書劍恩仇錄	《新晚報》	1955-02-08	1956-09-05
碧血劍	《香港商報》	1956-01-01	1956-12-31
射鵰英雄傳	《香港商報》	1957-01-01	1959-05-19
雪山飛狐	《新晚報》	1959-02-09	1959-06-18
神鵰俠侶	《明報》	1959-05-20	1961-07-08
飛狐外傳	《武俠與歷史》	1960-01-11	1962-04-06
鴛鴦刀	《武俠與歷史》	1961-01-11 (?)	1961-02-11 (?) ¹

1 從現存資料來看，《鴛鴦刀》先後在《武俠與歷史》和《明報》上連載。在《武俠與歷史》連載的，只有四期，分別是第37期的〈鴛鴦刀（上）〉、第38期的〈鴛鴦刀（中）〉、第39期的〈鴛鴦刀（下）〉和第40期的〈鴛鴦刀（尾聲）〉。這四期的出版日期是1961年的1月11日，21日以及1961年2月1日，11日。在《明報》上連載的，則是從5月1日到5月31日。有人認為《武俠與歷史》這個日期並不真確，不能全信，而以《明報》為最先連載的地方，最早連載的日期當在1961年5月。不過，現存的東南亞報紙《中國日報》1961年3月27日已經連載《鴛鴦刀》。由此可見，《明報》上的連載，不是最早的。最早的應該是《武俠與歷史》，但確切日期為何，現在已經難以稽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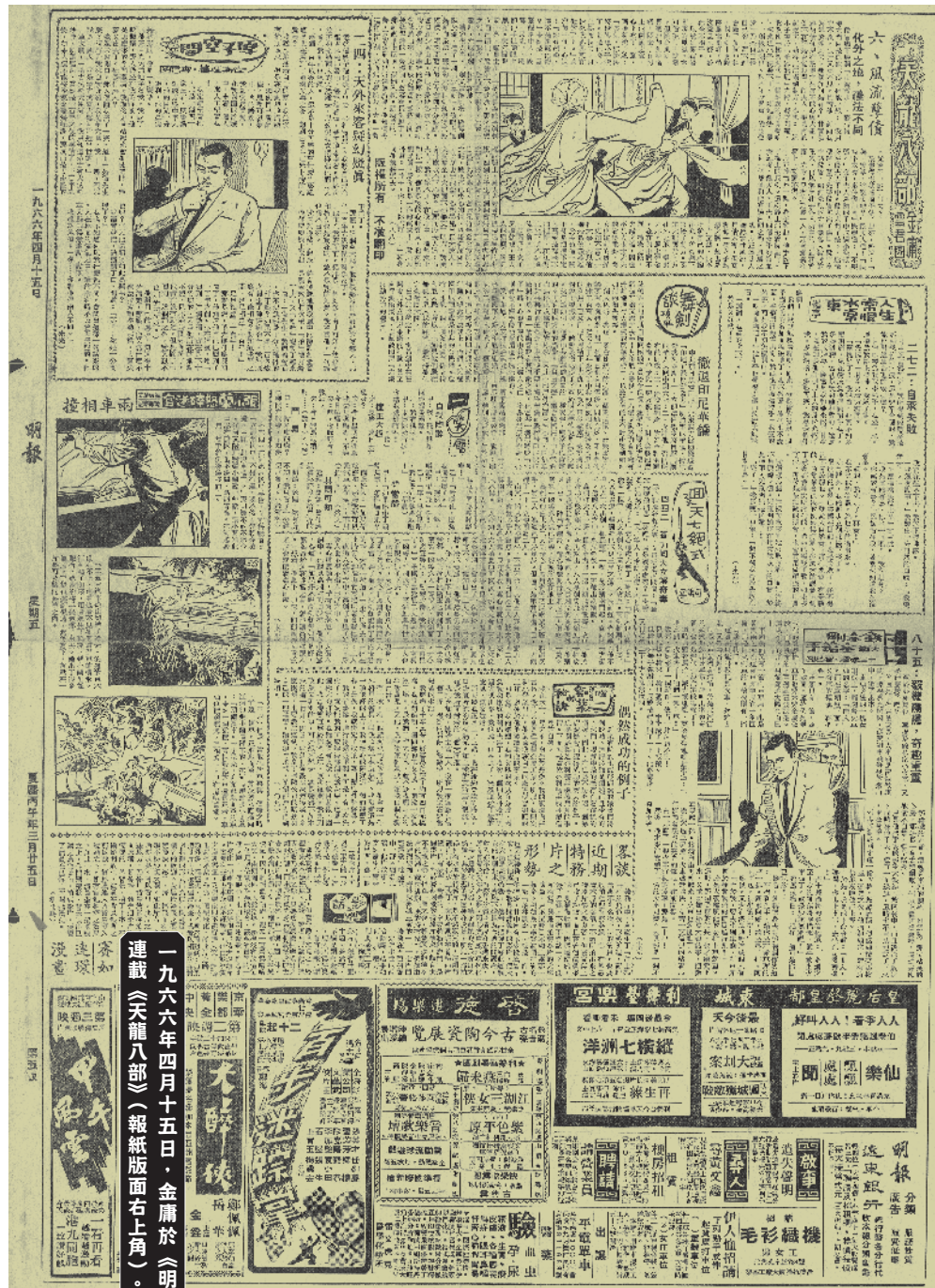


(續上表)

小說	連載刊物	起	迄
倚天屠龍記	《明報》	1961-07-06	1963-09-02
白馬嘯西風	《明報》	1961-10	1961-11
天龍八部	《明報》	1963-09-03	1966-05-27
素心劍	《東南亞周刊》	1964-01-12	1965-03-07
俠客行	《明報》	1966-06-11	1967-04-19
笑傲江湖	《明報》	1967-04-20	1969-10-12
鹿鼎記	《明報》	1969-10-24	1972-09-23
越女劍	《明報晚報》	1969-12	1970-01

《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射鵰英雄傳》在連載了若干份量後，累積了足夠的字數，金庸就會結集每日的連載內容，重訂章節與回目，並稍稍修訂文字，交由「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單行本。一些未看過報紙連載或未看過舊版單行本的人以為單行本內容與報紙連載完全一樣，其實並不正確。

不過，從報上連載到出版單行本，往往需要幾個月的時間。讀者如果沒有追看報紙連載，又想要看金庸小說，就要等上好幾個月才會買到一冊小說，讀完，又要再等幾個月，才能知道「後事如何」。每冊與每冊之間的空檔時間，就讓盜版商看到機會。由於金庸的小說愈來愈受歡迎，市場需求非常大，盜版商等不了正版小說出來後再翻印，而是直接根據報紙每天的連載內容重新檢字排版印書。雖然這種做法會提高製作成本，但只要市場夠大，搶在正版之前出版，仍然有大利可圖。事情發展到最後，盜版的情況愈見猖獗，盜版商不止要搶在正版的頭，還要搶在其他盜版商的前頭。彼此之間更互相較勁，小說的出版周期由原來的幾個月到兩個月，愈出愈快，之後是一個月、兩個星期，最後竟然是一個星期出一本。金庸舊版小說中所謂「爬頭本」，就是這個時候出現的。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五日，金庸於《明報》連載《天龍八部》(報紙版面左上角)。

1959年以後，金庸創辦《明報》，着手解決「盜版」的亂局。爬頭本出現使金庸小說盜版的問題愈來愈嚴重：讀者最先買到的竟然是盜版書。「盜版猖獗輕則影響正版小說銷路，重則影響小說與作者的聲名——由於『爬頭本』只求快而不求準確，缺乏嚴謹校對的工序，錯漏百出。金庸意識到，傳統的『正版書』出版模式已經不能遏止日趨嚴重的盜版風氣，因此，他的小說的出版與市場運作必須求變。」²

金庸用了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比爬頭本更快出版單行本。從《神鵰俠侶》開始，金庸把小說交給了鄺拾記書報局負責出版與發行。方法是每連載七天就出版一本「普及本」，第七天連載的內容同時收錄在第七天出版的普及本中，這樣一來，就沒有盜版商可以爬頭了。

不過，一個星期買一本小說，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負擔，金庸也考慮到了這一點，因此，在普及本以外，又提供了每二十八天出版一次的「合訂本」。合訂本結集四本普及本的內容，也就是二十八天的連載文字而成。

1960年，金庸創辦了《武俠與歷史》雜誌，為了讓雜誌能在短時間內爭人氣，金庸先是在雜誌上連載《飛狐外傳》與《鴛鴦刀》，除此以外，金庸部分小說，如《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在《明報》連載後，還會移師至《武俠與歷史》再連載一次，而且幾乎是同時間連載的。只是《明報》每天連載，字數較少，《武俠與歷史》是十天刊（第45期開始轉為周刊），每期連載報紙十天（或七天）的內容，字數較多。「這種『連環』連載與出版的方式，為讀者提供了更多選擇。

2 邱健恩：〈金庸小說：從文字到文創〉，《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19年10月，頁14。

